

國朝先正事略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 名儒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范彪西先生事略 王端

范先生鎬鼎字彪西山西洪洞人康熙六年進士性孝友究心濂洛遺書闡明絳州辛復元至之學養母不仕河汾人士多從之受經十八年舉博學鴻詞科不出奉 溫旨賜御書山林雲鶴四字士類榮之家居立希賢書院置田以贍學者四十二年聖祖西巡迎 駕進理學備考三十四卷剋取辛氏全孫氏奇逢熊氏賜履張氏夏黃氏宗義諸家之說附以己意

上命留覽時陳文貞公廷敬扈從賦詩有曰歸來屬車上猶指

少微星。謂先生也。陸清獻公嘗與先生書曰。夙聞山右辛復元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大有功於世道。辱以見示。不敢私於篋衍。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閒。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爲惠。不亦多乎。其推重如此。所著五經。學文集。五卷。語錄一卷。又繼其父芸茂。作續垂棘編十九卷。三晉詩選四十卷。又王先生端字子方。一字任庵。翼城人。生八歲。而向學。十二能爲文。十六有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見大略。又二年病失明。乃益厲於學。耳聞而口誦之。所詣日邃。

著有學思錄

張武承先生事略 陳法

張先生烈字武承順天大興人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無閒言康熙九年進士授中書十八年召試鴻詞科授編修與修明史遷贊善先生少聰穎讀書目數行下及長專心理學篤守朱子之說毅然以衛道爲己任著王學質疑舉陽明傳習錄條析而辨難之凡爲卷五其一質心卽理也其二質格物致知也其三質知行合一也其四質與人問答也其五總論陽明之流弊至於詖淫邪遁也後附朱陸異同史法質疑二則讀史質疑五則其總論略曰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表時行物生卽

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窮窮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卽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而無餘。卽使不悟。而其持守講求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間者。固各有規矩可循。而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流弊也。堯舜言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愷典庸禮命德討罪。教稼明倫。恤民。無積。卽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於若有恆。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卽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聞見擇識。知人愛人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俛焉曰有孳孳弊而後已。此聖門家法也。學者循是而謹守之。卽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甯慎勿疏甯拘勿肆其敢於逞聰明恣議論。略行檢者無有矣。今詆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以此垂教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不足爲制度儀節不必謹。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跡之粗。但求一念自信不妨肆行無忌而流弊不可言矣。故專提本心良知者。予以假借掩飾之題。高可

以陵蔑君子。下亦開不肖者。以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并掩飾假借。亦不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謹守規矩。實所不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遂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皆欲以此強貫。恣直謂六經注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詖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復竄入大學。致知中。遂盡翻朱子之案。又以宋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豈非遁之又遁乎。先生是書。陸清獻公嘗序而行之。凡宗洛閩之學者。皆奉爲圭臬。而四庫書目。稱集中朱陸異同論不

及賈董異同論爲持平。王學質疑則未免燉鍊云。所著尙有讀
易日鈔六卷。卒年六十有四。祀鄉賢。同時有陳先生法字定齋。
安平人也。由詞林外歷郡守。官至大名道。爲政以教養爲先。興
利除弊。力挽風氣之靡。公牘文告皆手治。情詞懇款。旣久人猶
感誦之。陳文恭公應詔舉賢才。嘗再疏舉先生。生平力崇正
學。著明辨錄。其論象山合乎禪宗。曰自古聖賢教人。不過使之
循子。臣弟友之常。謹視聽言動之則而求之。遺經以致其知。反
之身心以踐其實。去其外誘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故
曰夫道若大路。然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自達摩入而後。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自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後有改頭換面之伎倆。

於是好高欲速者希冀捷獲。絕聖棄智。定慮澄心。以求之虛無。曠眇之中。恫惚閒偶。有所見。遂務爲獨得。以爲道之妙。不外乎此。乃舉吾儒所謂一貫。所謂仁。所謂天理者。皆以釋氏之本來面目當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昔楊慈湖有雙明閣之悟。象山歎其一日千里。詹子南靜坐。瞑目半月。操存一日。下樓忽見此心澄瑩中立。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且證其爲智仁勇。證其爲萬善皆是物。徐仲誠處槐堂一月。問之云。如鏡中觀花。象山謂其善自述。此皆禪家頓悟法。其所謂反身者。不過反觀內照。其所謂萬物皆備者。不過鏡中影象而已。至智仁勇三達德。惟聖人能不思不勉。下此皆不能無學問思辨力行之功。

今乃瞑目安坐半月。而遂可以全三德。備萬善。雖顏閔且不能。幾此非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邪。慈湖在太學。循禮齋。嘗夜憶先訓。默自返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己。王陽明在龍場。晝夜默坐。一夕大悟。汗出。踊躍若狂。陳白沙靜坐久之。見心體隱然呈露。錢緒山靜坐僧房。凝神靜慮。倏見此心真體。蔣道林靜坐寺中半年。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庵坐石蓮洞。中有悟。汗下如雨。灑然自得。羅近溪一日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其父亦起舞。凡學之墮禪宗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聖學不如是也。其辨致良知曰。昔者子思嘗言致良知矣。曰。其次致曲。孟子嘗言致良知矣。曰。擴充四端。朱子嘗言致良知

矣。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皆由其偏而致其全。由其發見之微。致之以至於不可勝用。由其所從生。致之以至於其所終極。所謂充其本然之善也。而陽明之所謂致良知者。則謂天性之真。明覺自然。自有條理。又曰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己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所謂致焉者。毫不假借。推致之力。純任自然。所謂萬法從一心流出者也。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七十而始從心不踰矩。今欲概之。人人不學不慮。任天則之自然。其不至猖狂而妄行者。幾希矣。至所著易箋。辨來易錯綜之非。謂先儒雖言卦變。

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顛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自此亡矣。又著有河干問答。內心齋詩彙諸書。

竇遜齋先生事略

自容城孫徵君遷河南中州士大夫多與於學及其門者潛巷湯公逸庵耿公爲最而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復四三人竇遜齋先生其一也先生諱克勤字敏修一號靜庵河南柘城人父大任邑諸生爲學以不欺爲本性喜成就後學先生幼異敏讀書每過夜中父懼其瘁也止之乃以衣蔽戶牖篝燈默誦少長編治諸經時徵君旣歿耿公講學於嵩陽往就之六年五至非父召不歸康熙十一年舉於鄉見湯公於京師學益進湯公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也勸就教職得泌陽教諭乃仿朱子白鹿洞遺規分立五社長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

每月五日集童子習禮儀令讀孝經小學稍長者爲解性理暇則齋居讀書體粥不繼晏如也十七年成進士館選丁母憂服除授檢討尋告歸父趣之入朝踰年竟歸蓋痛母深不忍久離其父也於柘城東門外創立朱陽書院倡導正學時中州自夏峯嵩陽外惟朱陽之學者稱盛矣

聖祖皇帝嘗命諸翰林作楷書先生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慎獨以進

上深器之其家居大府監司守令多重其行鄉邦疾苦多賴以更除枉撓者得直故其歿也士友深慟知與不知莫不盡傷邑之頑人或匍匐赴弔哭盡哀而去先生素無疾方侍父食氣逆

上有頃端坐而逝。時康熙戊子閏月二十五日也。年五十有六。先生教行於家。婦王氏執舅之喪。年六十有四矣。終祥禫不飲酒。茹葷。世稱其盡禮。子三人。次容。莊容。遂皆舉人。能承其父學。先生著理學正宗。謂自孟子後。歷漢唐之世。無有登聖人堂與者。故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張朱爲歸。他若南軒東萊。及龜山。豫章。延平。勉齋。遞傳。王何金許。以及傳春秋之康侯。集書傳之九峯。凡有功聖道者。皆詳列之。而於元明則列魯齋敬軒。取其最也。又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泌陽學條規。尋樂堂家規等書。皆行世。柘城有專祠。

勞麟書先生事略 桑調元 汪鑒

先生姓勞氏名史字麟書浙江餘姚人世爲農先生少就傅讀書及長躬耕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動必依於禮讀朱子近思錄立起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常自刻責以謂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卽膺嚴譴一墜家業卽窮無所歸可不慎哉讀易有疑不能晰輒仰天籲朱子曰夫子其牖我乎久之觸處洞然其論學以爲始於不妄語不妄動極諸至誠無息接後學委曲盡誠雖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爾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卽聖賢矣勿過自薄也聞者莫不爽然里中

負取者近先生居不忍貨偽物芻兒牧童或折棄婚繳毀機筭有鬪爭者就先生質往往置酒求解門人桑調元自錢唐來謁論學數日將別送之曰吾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行矣勉之居三年先生年五十九其年九月詔門人汪鑒曰不過今月吾將去矣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少者言所以學已令家人治木飭後事晦前一夕趣具湯沐浴更衣移榻正寢炳燭宴坐如平時旋就寢明晨撫之逝矣子廷鉞有學行能食貧居喪不受賻贈先生嘗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是實理深山窮谷中有真儒者出縱遯世不見知其神明亦必在孔子左右無疑也一夕調元夢先生從一大殿出執其手曰爾穉子踽踽

欲適萬里程。吾何能釋懷。調元驚悟。後十年入太學。瞻大成殿。如夢所見。調元字伊佐。號弢甫。爲孝子。天顯之子。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工部主事。引疾歸。有別業在東臯。闢餘山書屋。以友教四方之士。從者雲集。爲人清鯁絕俗。足跡遍五嶽。晚主濼源書院。益暢師說。刻餘山遺書。勞先生所著也。所自著者曰弢甫集。論語說躬行實踐錄。鑿亦餘姚人。嘗扶父櫬自雲南歸。至漢江。遇大風舟且覆。鑿憑棺號哭。誓身殉。忽風回。得泊沙岸。乃免。眾呼汪孝子。爲人矜尚志節。旣從勞先生學。誠之曰英氣容氣也。其學以鎔之。先生之殉。鑿實左右焉。

李禮山先生事略 冉觀祖

先生名來章字禮山河南襄城人明恭靖公敏後也李氏自恭靖以來世以理學著稱先生爲肖雲先生曾孫生而穎異於書無所不窺年十五入邑庠工詩古文詞既而一切棄去專心濂洛之書以興復先業爲己任從孫夏峯李二曲兩徵君游所業益進康熙乙卯舉於鄉復受業魏庸齋象樞之門庸齋有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之語因作書紳語略復與張潛菴竇靜菴張起菴三先生寓書往來剖析經旨其持論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爲主嘗謂近思錄一書爲周孔眞命脈學者不從此入手欲求近道難矣時孫徵君與耿誠齋諸君講學百泉先生與耿逸菴

冉燁菴講學嵩陽書院兩河相望一時稱極盛焉已主南陽書院作南陽學規及達天錄士習日上尋以母老謝歸葺紫雲書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遠而至母歿後謁選知廣東連山縣先是排獠負險跳梁提督殷化行討之反爲所乘調重兵會勦始就撫距先生涖任甫隔歲耳人多危之先生曰獠雖異類亦有人性當推誠待之乃仿王文成遺意日延耆老問民疾苦招流亡勸之開墾薄其賦復深入獠穴爲之置約延師以至誠相感動創連山書院著學規日進縣人申教之而獠民之秀者亦知嚮學誦讀聲徹巖谷臺使者交獎日忠信篤敬蠻貊信可行矣己丑與行取薦贖有文翁化蜀之稱壬辰授兵部主事監北新

倉革運官餽遺。差竣引疾歸。田相國從典。李侍郎先復。王侍郎企靖。交章以實學可大用薦。得旨徵召。以疾力辭。遂不出。嘗言欲爲聖賢。須自慎。獨始著衾影錄。卒年六十有八。著書四十餘種。其行世者曰禮山園文集。洛學編。連陽八排。搖風土記。陳文恭撫豫時。嘗以先生及夏峯潛菴逸菴靜菴起菴合以張敬菴冉蟬菴爲中州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并祀鄉賢。冉蟬菴先生名觀祖。字永光。中牟人也。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不汲汲進取。而潛心理學。殫精著述。耿逸菴特延主嵩陽書院。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辛未成進士。選庶常。授檢討。尋乞假歸。儵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張敬菴方

闕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所著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二十種。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焉。年八十有二卒。

彭南昀先生事略 弟甯求 孫紹升

先生諱定求字勤止一字南昀長洲人父瓏字雲容號一菴順治十六年進士授廣東長甯知縣有惠政以廉直不爲太守所容被誣劾歸歸益力於學反本守約要於自得晚年得梁谿高顧二子書一以主敬爲宗署所居曰志矩齋中懸高子所書程子四箴手題其上曰師承儼在凝塵滿榻靜對穆如也先生幼承家學又嘗師事湯文正公康熙十二年舉於鄉十五年會試及廷對皆第一官修撰性恬於榮利雙直自遂處公卿大夫閒弗善也居三年乞假歸時一庵方家居講學先生跪請曰兒願得閉門讀書如童子入塾時庶少補前過乎於是齋居靜思

研極性命久之慨然以道自任。既入都奉職。擢司業。設教條。正文體。杜請託。諸堂肅然。以入旗子弟爲人材。所自出。宜豫教。乃集孝經古義爲旁訓。譯以國書。頒諸教習。以訓於官學生。二十七年。擢侍講。復乞歸。三十二年。父憂服闋。補原官。與同列不相中。逾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其爲學。以不欺爲本。以踐行爲要。初好宋五子。近思錄已而徧讀先儒書。輯其要爲儒門法語。又以生平服教最切者。尤在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以見志。七子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榕壇黃子也。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先生恫之。以謂陽明實兼三不朽。今謂良知之說近禪。則良知兩言出孟子。將并孟子病。

之乎。程子云。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又云。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將弁程子病之乎。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於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則必不敢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詆者。顛倒黑白。逞戈矛。弄簧鼓。一至於斯。極也。著陽明釋毀錄。又以入德之方。莫先主靜。大本立而後。達道行。濂溪之蘊。發於延平。默坐澄心。乃其要領。東林復七。其遺矩也。而昧者非之。杜方便之門。長汗漫之習。豈不謬哉。作密證錄。又以寡過之方。莫備於易。喜伊川易傳。兼採瞿塘來氏。

說旁通諸家纂周易集注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大吏稱先生學行首賜御書命開局揚州與諸詞

臣共校全唐詩時先生門人秉銓政謂銷假即可按倖遷除先生不應畢事還仍閉關謝客獨宿詠真洞中雞鳴起焚香靜坐日出謁先師及家廟以爲常觀花對酒有得輒發之於詩灑如也平生以獨善爲恥扶植善類獎勵名節棘棘不阿張清恪巡撫江蘇爲總督鳴禮所誣獄久不決代者至先生率諸搢紳及諸生數百人具章白張公誣請以民情入告事雖不行天下猶知有清議未幾督伏罪張公再蒞任先生絕口不道前事蔣侍郎恭棐爲外吏被訐頌繫維揚先生詣訊所爲吳民請畱時忌

者虎視弗顧也。五十八年有疾，自爲墓志，焚香啜茗而逝。年七十有五。同堂弟甯求，字文洽，號瞻庭，爲諸生，從一庵講學。里中康熙二十三年，賜進士及第。第三人由編修歷侍講，勤於其職，母憂歸，服除不起。後以張尙書英韓侍郎莼薦，召入都補侍讀。直暢春苑，逾年以勞卒。家無餘財，至驚居焉。子啟豐，號芝庭，會試廷對皆第一。官兵部尙書，清苦力學，事在名臣傳。芝庭子尺木，名紹升，字允初，乾隆己丑進士，能傳家學。工古文，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赫然樹功烈。後讀儒先書，尤喜陸王之學。及與吳縣汪掾大紳、瑞金羅有高、臺山同縣薛家鳳皆三游，乃大閱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持戒甚嚴。嘗與同志集貲爲近

取室施衣施棺恤鰥放生。鄉人多化之。又拓先世義田千餘畝。著有二林居集。其解大學格物。訓格爲度量本之倉頡篇。最爲精確。又作讀古本大學說。深有裨於經傳。然彭氏學兼朱陸。識兼頓漸。芝庭尺木之學。頗入於禪。大紳臺山皆三論學。皆以見性爲宗。意欲徹儒佛之樊。而游大同之宇。休甯戴東原蓋嘗遺書辨之云。

李剛主先生事略 顏元 王源 劉齊 張自超 劉捷

李先生璠字剛主直隸蠡縣人父明性故明諸生學者私諡孝
愨先生性篤孝其父春秋高日必五六食孝愨率其婦馬雞鳴
起盥漱問安每食必手捧持之自奉穰粢不繼嘗侍疾數月衣
不解帶居喪屏酒肉不入中門晨興必上豕號泣六年如一日
雍正十年被旌保定故多儒者容城孫徵君奇逢講學蘇門間
祁州刁孝廉包聚生徒里閭孝愨獨篤行卻講謂學貴實踐與
同邑王法乾五公山人王餘佑相期爲有用之學晚乃得顏習
齋習齋名元字渾然博野人明末其父戍遼東歿習齋負無立
錐地百計負其骨歸葬世以孝子目之其學主忍嗜慾苦筋力

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季諸儒。空談心性之失。而力矯其弊也。先生弱冠卽從習齋。游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而食必粢糲。妻妾子婦。執苦身之役。舉康熙庚午鄉試。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先生博學工文辭。與慈溪姜宸英齊名。又嘗爲其友治劇邑。逾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閒。明索二相國。嘗延先生教其子。不就。安溪李公撫直隸。薦其學行於天子。固辭而不謝。諸王交聘。輒避而之。他大興王源。字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先

生大悅。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方望溪苞苴之崑繩。曰。眾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先生嘗與望溪論習齋之學。望溪曰。程朱未嘗不有事於此也。但凡此乃道之法跡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先生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崑繩概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游。將求名山大壑。以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居數年。忽過望溪。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畱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望溪不與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望溪曰。子之言盡矣。吾

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
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湘。西漢趙張之
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閔。稱此轉其小焉
者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所
能信於程朱者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
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返。願乎抑猶
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
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望溪出刑部獄。先生
往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先生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
中。已鈇板者。削之過半。望溪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之未愜者。

告之先生隨更正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吾敢留之爲口
實哉習齋無子先生中歲遷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望溪
使子道希從先生學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先生復三至望溪家
一問其母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頹恐不能更出就與言別驅
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望溪時窶且艱也初
先生喪親服闋慨然曰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喪
復常讀樂章今古樂並亡當誰讀者旣聞毛西河檢討精於樂
律且得其竟山樂錄皇言定聲錄二書卽束裝走三千里往
受業凡三日盡得舊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始九歌十二管并
器色旋宮譜遺法且能正西河樂書訛謬二十餘字西河大驚

乃盡出所著俾論定。今西河經史文集四百餘卷。皆先生所編輯也。所自著曰恕谷集十三卷。周易傳註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傳註二卷。大學中庸傳註各一卷。傳註問一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二卷。小學稽業五卷。

崑繩一字或菴。少喜任俠。言兵從甯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勁。尚氣於文章。自謂左史昌黎外無北面者。年四十始遊京師。徐相國元文賓禮之。諸公排纂文史。必就質焉。明史稿兵志其所作也。或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晚年與李剛

主師事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學。益堅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既而爲汗漫遊。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客死山陽。生平內行篤。修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卒之日。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者。有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或菴文集。評訂孟子並春秋三卷。行於世。崑繩與方望溪交最篤。同時論交者曰。劉言潔。張彝歎。劉古塘。望溪爲作四君子傳。

言潔名齊。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大學。當是時。崑山徐尙書以收召後進爲己任。祭酒司業多出其門。士有爲尙書所可者。名輒重於太學。由此雋鄉會。猶歷階然。惟言潔與其友三數。

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蹟而不悔。久之。此數人遂爲清議所從。出土之立名義者。皆歸之。雖布衣。其重若與公卿相踦。教習期滿。例當得知縣。而某少宰起荒陬。至大僚。欲擅風雅之譽。使人禮先焉。謂往見必爲選首。君謝不往。某銜之。注籍州判。某由是叢詬訕。而言潔望益高。或曰。將飛者縮翼。言潔自此遠矣。君聞卽日趨裝歸。歸數年卒。年四十七。性沈毅。與人居。終日溫溫。人皆嚴憚之。偃臥一室。天下士常想見其風采。與方百川同祀。

鄉賢

張彝歎。名自超。高淳人。少孤。課耕奉其母。研究經史。一以躬行實踐爲本。困諸生幾三十年。未嘗有愠色。年近五十。舉康熙癸

未進士而不肯試爲吏。性明決。所不爲。眾莫能奪。所欲爲。雖困。不以自悔也。無子。母疾篤時。爲買妾。命入側室。泣曰。兒方寸亂矣。雖入室。不能合。歎成子姓。天果不絕。張氏兒何患無子。其後終。母喪數年。妾終不孕。眾乃歎其知命而不惑也。歲連禱死者相籍。君賤價斥其田。首捐二百金。爲富人倡。晚歲家日落。取菽麥雜稊稗食之。或遺以財。終不受。鄉人有不善。常畏其知。徐文定撫浙時。聘主書院。後奉召入都。行至荏平。無疾而卒。著有

春秋宗朱辨義

劉捷字古塘。江甯諸生。試必歷其僭。名日起。獨自謂所業弗善也。發憤窮經史。久之。出所爲文。眾弗善。以進於有司。則擯焉。而

君願自喜貧甚。母家給田數十畝。盡以歸庶弟。而覓食自活。以名在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厚幣招之。年羹堯巡撫四川。固請與偕。議加賦力爭而止。遂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言。以期月邪。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見。浹日而歸。張文端公鵬翮督學江南。招入使院。有故人夜詣君。出千金爲其姻家請事。君曰。吾不意子以此等人視我。其自遠方歸。解裝嘗得數十百金。戚族環至。視其所急而分之。隨手盡。朝炊不繼。晏如也。兄輝祖字北固。康熙庚午舉鄉試第一。及辛卯。君復爲省元。以磨勘停科。癸巳。赴公車。適望溪以南山集被逮。盡室北上。君曰。吾義不可不偕行。至京師。已失試期。後遂不復與試。

張警庵先生事略

童能靈

李圖南

李成文

先生諱鵬翼字蜚子晚號警庵福建連城人幼知好學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大全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尋食廩餼越三十年充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值亂離十二歲明亡播遷飢僅而學不廢迨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年已四十遭耿逆之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連城處萬山中無師承先生銳意問學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雖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外

遊不內寢。動必以禮。嘗曰。考亭易簣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晚
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
輯。濂洛關閩要言。爲理學入門。又爲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爲將
相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考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
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龐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峯。李
中孚。黃梨洲。尙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朱。
異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襮。儀封張清恪公撫閩。蒐羅碩彥。
梅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醕學二字表其閩。先生晚年。
喜與長江黃龜陽聲遊。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所居
鄉曰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

張先生之教也。所著書尚有芝壇日讀小記。皆切倫常日用之道。與林赤章霞起及童玉鉉李峴峰董若水四先生友。號曰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結屋獨居。山之深邃處讀書鼓琴自樂。地故無水。禱而得泉。王鉉修山志有二十四景。先生爲之記。耿逆僞將軍劉應麟欲聽琴。攜先生至郡。先生白衣抱琴不拜。應麟知其難屈。遽釋之。歿三十餘年。當事題入鄉賢祠。同時入祀者有童寒泉先生。

童先生諱能靈。字龍儔。晚號寒泉。警菴同邑人也。爲諸生好學。守程朱家法。不失尺寸。乾隆丙辰薦博學鴻詞。累舉優行。皆以母老辭。母年登九十。兄弟白首同居。居喪以禮化。及鄉人學使。

者重之。欲以優行貢成。均仍不赴。乙丑。主漳州芝山書院。閱七月。以微疾端坐而逝。前一夕。與學博鄒君共飯。出手書一帙。皆身後事也。年六十有三。著有朱子爲學考。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閒淺深疏密。異同曲折。逐年逐月。纖悉畢具。與陳氏通辨一書。專論朱陸異同者。稍有別云。又著理學疑問。周易廣義。樂律古義。河洛太極辨微。諸書。皆從苦心力索得之。雷翠庭先生稱其精神。與古經傳相憑依。所造深以邃。嘗再遊武夷。歸築室於邑之冠豸山。翠庭嘗訪之。孤館寒燈。商訂舊學。時北壁破。風氣栗烈。以草薦障之。意怡然自樂也。連城理學始自宋之邱起潛。明之童東皋。而警庵寒泉繼之。力敦倫紀。嚴辨朱陸異同。張清

格撫閩時。建文溪書院。祀起潛東皋兩先生。起潛蓋長汀楊淡
軒高弟。東皋則臨川吳康齋高弟也。後增建五賢書院。中祀宋
五子。而以警庵寒泉配焉。

李先生簡庵者。名圖南。字開士。亦連城人性端敏。甫四齡。成誦
四子書。能謹容節。習舉業。工詩古文。既而歎曰。吾學自有身心
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虛名驚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
切己爲務。居連峯。點石諸山者久之。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爲
害最大。越此庶可與共學。弱冠。饒諸生。舉康熙庚子鄉試。屢上
公車。不第。未嘗不自得。事父母以色養。居喪盡禮。平居恂恂若
不勝衣。遇不韙。輒義形於色。邑令杜某其父舊亦宰連城。自爲

生祠既去。民改祀朱子。迨令至。欲復之。眾莫敢言。君毅然白。太守爭之。令怒甚。索君素行。無可瑕疵。乃已。家居讀書。彈琴。囊殮或不繼。雍正九年。吏部檄天下舉人。需次縣令者。先赴京學習政事。君至。觀政戶部。隸湖廣司。以母病亟歸。歸而竟。先母卒年五十七。好讀易。卒時。自以未竟其業。命子納易於懷。以殮。雷翠庭謂學聖人。必自狷者始。君庶足當之。子成文字。仲彭性介潔。爲名諸生。境極困。投徒自給。歲終以徒學未成。引爲愧。束脩有半受者。有全卻者。其徒益感憤。自勵。嘗應舉。以臚醜。固辭。或遺其家。旣而知之。卽酬以古琴。聞翠庭先生之喪。徒步行二百里。往弔。不受。祭而歸。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一 名儒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朱湘陶先生事略

梅恬如

錢民

任德成

朱先生澤澣字湘陶號止泉江蘇寶應人少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卽依次讀之閱數年而徧更博覽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有志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類有心得反覆不厭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於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泛濫於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於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子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可知矣故知居

敬窮理止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心存卽存其所窮之理非
有二也平居齋肅如對神明遇喪祭一以朱子家禮爲法雍正
六年詔公卿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公思恕欲薦先生命其
弟造廬請弗應晚歲得脾疾然猶五更起盥沐觀書至夜分不
倦誠其子曰聖賢工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縱弛便至墮落
可不懼哉疾甚吟邵子詩別親友怡然而逝年六十七著有朱
子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
止泉文集嘗講道錫山通書關中皆闡明紫陽之學歿後學者
祀之東林道南祠同時有潘恬如者字克先長洲諸生也其學
切於內省聲光闡然以師道推重鄉里與彭南昫尤展成友康

熙三十五年以疾終年八十先一日致書展成曰病甚弗起矣
存吾順事歿吾甯到此覺眞實受用也南叻歎其知命又錢子
仁名民嘉定人早孤棄書學貫既長數爲鄉里所侮乃慨然有
志於學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禱願爲聖人之徒其夕
夢一丈夫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
去漢以後書其可旣歸取四子書力究之時年已三十矣題所
居曰存養廛宴坐其中反觀默識日有省發陸清獻公知嘉定
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平湖見之清獻與語多不合訝之
子仁曰公從朱子人民從尼父入耳嘗言聖學貴本末兼盡始
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

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卽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未可治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智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卽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滋甚。又安得而誠乎。且堯舜之智不能徧物。况初學乎。是未合乎孟子也。又云。今之學者不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其篤於自信如此。子仁卒於康熙中。後七十餘年。族子大昕爲之狀。搢紳間始

有傳其學者。又任先生德成字象元吳江諸生也。篤於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因集自漢及明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爲一編。印澗規大義。居鄉勤施濟。置社倉。創鄉塾。濟萬頃。江達之太湖里中無水患。年饑。煮粥食餓者。有偷兒夜入其室。手量米一斛。給之。命無恐。且誠曰。此危道。慎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語頗聞於時。而象元初未以語人也。雍正初。鄂文端公爲布政使。舉君賢良方正。固辭。乃己年八十。得疾。誡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守此兩言足矣。遂吟康節詩曰。俯仰天地閒。浩然無所愧。吟罷而逝。乾隆三十七年也。後詔求天下遺書。其家以所著上之四庫館。

徐青牧先生事略

先生諱世沐。字爾瀚。號青牧。江蘇江陰人。少孤。奉母孝。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自歎。囿於舉子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己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辨別異同。務歸於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己。其虛心却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也。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旃。武進馬一庵諸先生。往來論學。無虛日。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答曰。先生行高而學未。醇其不苟。同多類此。晚以子格。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仇君滄桂見而驚歎。颺言於眾。由是安溪李公。

當湖陸公。亟與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詩書儀禮周禮春秋
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其大旨以爲聖賢之
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做精神
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郿。欲學者實從事於
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跋。
謂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表裏。而自矢以餘
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計。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
以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二十五年。乃卒。年八十有三。疾革。
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端坐而逝。克艱與先
生同里共學。繼之者則楊文定公名時也。

向荆山先生事略

黃良輔

程登泰

向先生璿字荆山號惕齋浙江山陰人少攻舉子業年二十居母喪始觀性理書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甘爲禽獸乎切己悔過心不甯者數月乃從王行九請業行九者王文成公裔也方講良知之學先生及其門去而以書往復者數四益自信集里中十餘人爲輔仁會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皆有法先生服膺王學者六七年讀程朱書忽自疑偶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舍其故所學一以程朱爲宗確守小學近思錄諸書與學者辨析異同其自省亦日密當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

涉怨尤。故其平居雖小過失。刻責甚至。日之所作。夜必告天。家貧。或終日不舉火。而手不釋書。著志學錄。四書記疑。明其所得。於程朱者。雍正九年卒。年五十。門人黃良輔。程登泰。能傳其學。良輔字序言。登泰字魯望。皆先生同縣人。聞其論學。有省。遂受業焉。始宗王學。卒歸於程朱。序言能文章。善闡其師說。魯望以侍父病。得咯血疾。疾亟。讀書不輟。或止之。則曰。死命耳。以學死。不愈於徒死乎。卒年二十有九。序言後先生一年卒。

李恆齋先生事略 唐鑑

李先生文焰字元朗號恆齋湖南善化人幼有奇慧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如此庶不枉一生十歲補弟子員博通經史舉康熙癸巳鄉試官穀城教諭與同里熊班若邵陵車補旃瀉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輒務究其蘊奧雖子史梵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醕有駁安知吾儒之醕乎其醕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性純孝躬行實踐篤於人倫以扶持世教爲任主

講嶽麓書院數年。從遊者眾。悉訓以修己治人之學。著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解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醕。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其通書集解序曰。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集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

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溷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擱之。不得已而作近思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進修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閑邪說。宗正說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

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四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奧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揆，爲之裒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閒亦或附己意於其閒。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嗚乎！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其概，以自警云。

其語錄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開必有會。是故修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謨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衍其傳。命世發其蘊。斯蓋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旣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疊起。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奸言託三代以飾虐政。蠱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尙縱橫之詭習。揚嵇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儒

修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蝥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譏問學爲榛塞。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爲通融。博學多聞。而不知守約窮源之要。是呂氏之學也。卽器而謂之道。卽物而謂之則。侈心於制度之末。鑿知於文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誦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徂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朱子。獨與敬夫季通左驂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

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識見之撰。未免舛訛。敬軒薛子。蓋屢以刪修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勸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哀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舊門人之問答。列於各傳之末焉。嗚乎。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讀是書。

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也哉。先生卒祀鄉賢祠。

同縣唐先生鑑字鏡海。陝西布政使仲冕子也。嘉慶十四年進士。由檢討授御史。劾武陵令顧煨。圻貪劣狀。一時稱快。出知平樂府。盡除陋規。不以一錢自污。創立犒疆義塾。陋俗丕變。遷江安糧道。置蠹胥於法。累遷江甯布政使。入爲太常卿。海疆事起。疏劾總督琦善。耆英等。直聲震天下。以老告歸。咸豐元年。

文宗下詔求賢。召赴闕。奏對稱。旨辭以老不能任職。優

詔加二品銜。命回江南主書院講席。矜式後學。七年卒。特旨予諡。生平力崇正學。闢陽明。不爲調停兩可之說。著學案小識。以示宗旨。又著畿輔水利書。召對時。曾以進呈。詔嘉納焉。

王白田先生事略

王先生懋竑字子中江蘇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名康熙四十二年賜進士第一人。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卽自刻厲。又與方先生望溪交篤。志經史。恥爲標榜之習。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諸鉅公多物色之。先生皆堅謝。嘗云。黃陶庵有言。人止羨三年中之一人。不知更有數十年數百年之人。此語殊足念也。時太倉王公常熟蔣公補薦三人。皆館選。先生皆未一往。適蔣公五十年辰。或約往祝。亦謝之。有笑其拙者。先生曰。正欲爲天地閒留此一脈耳。逾年改就安慶府教授。重建培元書院。以學行造士。諸

學者曰人一號爲名士無足取矣。雍正元年。

世宗手諭蔡世遠王懋竑喬崇修均著調取來京。先生應召。特授編修。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敏公。徐元夢公。高安朱公軾。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於經術。原原本本。有叩卽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費。諭以治

喪。畢卽來京。不必俟服闋。先生性最孝。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足於斯矣。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之。晚年校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

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

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己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變卦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

六十四卦彖傳變卦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讀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爲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附錄似無可疑者。然李公晦敘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尙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

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也。語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己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歿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

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爲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於禮乎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於祠堂一條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禫之宗。之支庶。則禫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

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况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此必非朱子書也同邑朱澤濬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五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旨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

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
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考證實事求是
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考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
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
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
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
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湣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
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強天下與
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
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未

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潛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年，下距潛王之歿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自田草堂集二十四卷，朱子年譜及讀史記疑若干卷，晚年貧益甚，布衣蔬食，恬然安之。有婚嫁事，營辦苦不給，誠其子曰：「此等處須撥去，世俗見解放開眼界，直以古人爲法。若有一豪自歎，則非矣。」疾革，不亂作詩訓。子曰：「人之立身，惟孝與忠，恕以接物，慎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無窮。守此不失，先世遺風垂物之言，汝其敬從。」六子各書一紙，給之，整衣冠端坐逝。

乾隆十六年十月也年七十有四。

孟瓶庵先生事略 謝金鑿

先生諱超然字朝舉號瓶庵福建閩縣人乾隆二十四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遷吏部郎中三十年典試廣西三十三年分校順天試尋督學四川廉正不阿遇士有禮蜀人爲立去思碑使還以親老請急歸年甫四十二遂不出巡撫徐公嗣曾請主麓峰書院書院自張清恪而蔡文勤爲之長相與講明正學其後繼之者惟林通政枝春張編修甄陶嚴憚有法先生立教以誠人人自奮於學論者謂不啻文勤主講時也性至孝侍父疾必躬扶掖執厠牖家居名刺不入公府周戚族攜孤弱助嫁娶殯葬雖空乏必應嘗歎服徐陵我

猶有車可賣之言。有謗誣者。偽券者。久逋者。輒置勿問。其學以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修身立命之門。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
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曰。談性命。則先儒之書已詳。不
如歸諸實踐。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其論明
儒曰。明講學家宗旨最繁。王文成曰。致良知。其徒羅近溪。易之
曰。赤子良心。聶雙江曰。歸寂。季彭山曰。主宰。黃綰曰。良止。王心
齋曰。百姓日用。耿天臺曰。常知。李見羅曰。止修。耿楚侗曰。不容
己。唐一菴曰。討真心。胡廬山曰。無念。湛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
諸家各有語錄。不可勝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爲王氏
之先驅。而焦竑。李贄。之佛學。卽聖學。亦王氏之極弊也。著喪禮

輟略二卷以正閩俗喪葬之失。傷不葬其親者。惑形家言以速禍。取孟子掩之誠是之語。作誠是錄一卷。記檢身實踐之要。爲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卦之義。歸之損益二象。爲求復錄四卷。輯朱子粹語爲晚聞錄一卷。輯古今殺戒語爲廣愛錄一卷。訓子孫爲家誡錄二卷。雜考經史識遺佚爲避暑錄一卷。又使粵使蜀日記各一卷。詩文集十二卷。嘉慶二年卒。年六十有七。學者祀之。與同祀鄉賢者有謝先生退谷。

謝先生退谷。諱金鑾。侯官人也。乾隆丙午舉人。官教諭。其學以四子書爲綱。五經爲輔。未冠卽喜讀朱儒書。比長。交陳恥齋先生。與語合。遂畢力心性之說。既復求之易書詩周官禮記。篤好

胡東樵顧復初任荆溪方望溪四家之書。謂其博通傳註而有
所領悟。折衷使學者可以修諸身。而見諸用。庶乎孔門之功臣
矣。其他考據家喜摭求古書。鬪新博愈。古愈廢之說。則以爲愈
佳。將謂唐不如晉。晉不如漢。東漢又不如西漢。宋以後則鄙夷
弗屑已矣。其於聖人之經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以訓詁名
物象數。矜考辨。以語修己致用之方。則無術焉。謂之經學。則可
不足以語經術也。若胡願任方四家。可謂經術也已。又言聖人
所以教人者。曰忠信。曰好學。二者盡之矣。蓋忠信則以日用實
行爲憑。而無虛空高遠之說。好學則極倫常變態之跡。而無信
己執一之求。故弟子大書特書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言聖人

之教如此而已。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然則好學不尤重歟？吾於經術之言，獨取胡、顧、任、方、四家者，以四家讀經，皆汲汲於倫常日用，而非訓詁鈔錄者也。趙文恪督閩浙時，疏請以先生及鄭教授兼才入祀鄉賢祠。所著有泉漳治法、蛤仔難紀、略退谷文集。

鄭慕斯先生事略

鄭先生文炳字慕斯福建莆田人少有志操長探性命之學作正學論要以洛閩爲歸父光春客遊四方音耗久絕先生將往尋而莫知所在問於母葉氏熟記其狀貌及離家年月以行展轉蹤跡至滇南旅寓忽相見號泣懇俱還不果父趣之歸未幾父卒復奔赴負骸歸葬子身跋涉萬餘里一笠一橐露宿草行徬徨江楚黔蜀閒屢濱於死人目爲孝子汪學使薇拔補弟子員張清恪撫閩重其學行選入菴峰書院從蔡文勤學清恪調撫江蘇遣使聘之至講業年餘而歸雍正乾隆兩舉孝廉方正皆不就太守欽其品延主洞橋書院訓迪不倦倡修平海衛學

建五賢祠。年八十有六卒。著周易要義。明倫集。性理廣義。省心堂集。諸書。初先生之往。尋父也。娶婦吳氏。裁數日。及歸。婦已死。東昌守程鯤化嘉其孝。以女妻之。子士仁。有學行。善事其親。庚午舉人。其後嗣皆守道能文。鄉里咸曰。鄭孝子家。

伊用侯先生事略子秉綬

閩南儒者世服朱子緒言雖親受業姚江之門如薛行人中離於紫陽不敢少恃本朝安溪李文貞公漳浦蔡文勤公益推而明之文勤授甯化副都御史雷公雷公授同邑光祿卿伊公其爲學以慎獨爲本其推行始於固窮迄於成仁取義故其道近而難至其事質重而光明伊先生諱朝棟字用侯先世自河南遷甯化由拔貢生舉乾隆二十四年鄉試越十年成進士補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擢御史給事中嘗奏對

純皇帝知其賢歷除光祿少卿通政司參議鴻臚卿大理少卿最後爲光祿卿將大用之矣病偏枯以乾隆五十七年乞休時

長子秉綬官刑部主事。予告後遂養疴京師。嘉慶元年扶掖以與千叟宴。其後秉綬知惠州府。就養至惠州。當是時嶺南多姦民。歸善博羅屢有爲逆者。而提督標兵反與通。大吏特諱言之也。秉綬既以先事請誅亂民。觸總督吉慶之怒。劾戍矣。而亂黨遂起。先生以謂子之屈可以不伸。而嶺南官弁縱賊及兵與賊通之患不可不詰。身嘗爲九卿。義不得苟止。具疏將以聞。吉慶并劾先生落職。聽勘。於是亂益劇。總督倉猝自裁。勘者至。奏先生言皆實。秉綬故無罪。

上乃寔雪其事。起秉綬知揚州府。先生從至揚州。以嘉慶十二年八月卒。年七十有九。先生少湛靜。好持身。尤耿介。歲饑。

食粥或欲周之而不能也。自聞雷公之學，益究心儒先書言動。有桀黷先後居喪，一用朱子家禮。茹蔬三年，哀感行路。相國蔡文恭公嘗曰：居貧實樂，居喪實憂者，吾見伊君而已。文恭名新，文勤公從子也。方處極困時，將會試而無資，適族子以事繫縣，持百金詣先生求一言不可已而事聞於縣，縣令雅重先生，竟釋族子。先生亦竟不受金。居郎舍二十年，治事甚勤恪，不求人知，獄有不平，必與同僚上官力爭之。人或悅或否，而不爲易。諸賊劉文正公最賢之，欲薦舉而文正旋歿，故自主事遷御史，皆用積資自給。事中以至爲卿，皆特擢，不由論薦。高宗嘗面諭曰：福建理學之邦，汝謹厚守繩尺，朕所知也。惜以

疾未竟其用。晚以秉綬官中事。爲國一奮。天下覩其丰采。及先生卒。而閩學之傳。或幾乎息矣。自少好讀書。所著南窗叢書。多發先儒疑義。其爲詩。尤有高韻逸氣。曰賜硯齋集。

秉綬字組似。號墨卿。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嘉慶三年。以員外郎典試湖南。其守惠州也。下車問民疾苦。汰陋規。抑豪強。倡修學宮。建豐湖書院。課諸生有程法。嘗修朝雲墓。於蘇文忠祠沼中。得德有鄰堂。視人謂文忠以貺賢守云。陸豐甲子司好民聚黨。劫人限期勒贖。遲則支解之。乃請總督發兵。速勦。幕中客多阻之。不聽。總督因問策。秉綬曰。總兵錢夢虎。素有威望。同知袁樹。悉其地民情。如檄錢駐甲子。而令袁曉諭父老。使獻渠魁。事當

濟從之果。送七人出。未幾歸善博。羅變動陸豐。不乘隙起者。誅此七人之力也。尋以擒勦歸善奸民陳亞本事。忤總督劾戍會新督倭什布至。平反入告。

仁宗以情事類劉清之於魁倫。特免其罪。旋有揚州之命。賅淮南災。每邑置粥廠四。銀米皆親給。寢食爲廢。北湖湯家泮盜藪也。擒其魁數人。餘黨解散。一攝河庫道。再權運使。皆稱職。父憂歸闕。秋水園以奉母。嘉慶二十年九月卒。年六十二。揚州士民祀之三賢祠。三賢者。宋歐陽文忠。蘇文忠。本朝王文簡。皆揚州名宦也。工詩。尤善隸法。好蓄古書畫。頗究性命之學。屏謝聲色。每食必具蔬。曰。藉以清吾心耳。其被劾也。灑然若無事。值

波公生日。招宋芷灣輩設祀懸屐笠小像共拜之。賦詩飲酒極歡。高士徐薌圃曰。嗟乎。如墨卿者。豈復有世閒升沈得失之念。在其意中哉。所著曰畱春草堂集。

閻懷庭先生事略 韓夢周 滕綱 任瑗

閻先生循觀字伊蒿一字懷庭山東長樂人性穎敏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八舉於鄉其學初好佛氏既讀宋儒書乃一奉程朱爲宗與濰縣韓理堂講學於程符山省身克己刻苦自立而諄諄致戒近名於河津之派爲近治經不立一家言而要歸於自得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授吏部主事當官議事務持大體覈功罪意所不可持之甚力公署會食率用四五簋先生獨自買麪餅食之同年生爲外官餽以金不受曰忝居議吏之地何敢辱君惠且不可以貧故累君也居二年引疾歸歸一月而卒年四十有五先生少孤及長每承祭哀慕累日其父母墓卑溼值

霍雨眾水交匯。輒不食繞墓哭。以是致羸疾。議從墓旁濬渠洩
其流。數年而事不集。久之卒遷葬焉。益都李文藻曰。當懷庭之
遷葬也。啟壙時。恐水之敗其親之棺也。恐敗其棺。遂及其親之
膚也。盲盲乎其若欲以生殉親也。若欲以身代親之體膚也。既
見棺無恙。依依乎若親之再生也。若孺慕乎其側也。及遷葬封
穴。皇皇乎如弗克見也。如親之初歿也。戚友持掖之。始克終事
焉。著困勉齋私記。西澗文集尚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名
人小傳。行於世。先生之學。以克己爲主。每發憤。獨坐嗟咨。涕洟
或終夜不寐。名其堂曰去情。爲三目。以自詔。曰存省勿忘。躬行
勿怠。常業勿廢。自言讀書程符三。中抄秋薄暮。落木有聲。偶出

行微雨沾袂。意悽惻。久之歸。讀史記。屈賈傳。累欲流涕。忽自省。曰。此非情之正也。君子憂德不戚。年修身不垢。俗豈以外至累其心哉。更取儀禮讀之。時天宇漸霽。日明左扉。澹然見古人素位之意焉。程符山在濰縣西南。先生與韓先生公復居山中。師其邑人滕先生綱。同學相善也。綱字建三。歲貢生。隱居窮經。不稱人過。失雖貧。甚一錢之餽。苟無處。莫能強之受。母疾。嘗一日夜行五百里。求藥療母病。良已。旁縣好學者多從之游。先生與公復論學。皆宗程朱。斥陽明。其言曰。王氏書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賓賓焉。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間。至性。

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用。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未諳。而驟使專事其心。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自得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婦與能。其說不過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也。其持論多類此。

韓公復。名夢周。一字理堂。淮人也。少孤。力學。揭母不敬。思無邪。二語於齋壁。跬步必以禮。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知來安縣。始至。徵蠹役。斥淫祀。勸農功。訓民節儉。逐黠商。之以贏物。網民者。歲

饑當賑。大吏謂可已。日一申狀。卒得請。勸江清書院。已又立恤孤院。地故產椿榭。以爲薪。先生止之曰。是宜蠶。手訂育蠶及種樹法。募沂兗工師。教其民。民用以饒。嘗欲開黑水河。以利圩田。事成。當爲百世利。會鄉試。奉檄爲同考官。而縣有蝗災。監司遂以捕蝗不力罷之。歸講學。程符山中。凡二十有六年。嘉慶四年卒。年七十。先生少讀諸儒書。於朱陸以來學術之辨。不得其是非。及交淮安任。先生瑗。自謂釋然無疑。生平律已嚴。教士以恥求利。達爲尙。嘗言三代以上。士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爲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

而為二。自是以降。各以才力相尚。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治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抹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跡。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之不食。則是顏會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又曰。戴東原謂程朱說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爲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彼疏孟子字義。并此句忽之。何也。如此荒謬。直枉讀一世書耳。嘗有友人謁選吏部。以爲貧而仕爲言。先生規之曰。足下之出處。當問其義。不義不當問。其貧不貧。若遂計較於此。

恐臨利害不能無畏。願將成患得失之鄙夫矣。先生工古文表章名賢忠節。皆有關於世道。所著曰理堂集。

任先生瑗字恕庵。號東湖。江蘇山陽人。年十八棄舉子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既而歎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乃取孔孟朱程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賢之要。作反經說。傳習錄辨。以救姚江之失。嘗佐父宗延守延平。平順昌巨寇。興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措施方略。具見於遺書。乾隆元年舉制科。高安朱文端以先生薦。比至而文端薨。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越三十九年卒。年八十有二。有纂注朱子文

類一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補遺各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辨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史記筆談各一卷。六溪山房文彙五卷。六有軒存藁二卷。寒山吟漫錄四卷。拊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抄二卷。巖林一卷。大學困知錄。周易筆解。如干卷。

鄧慕濂先生事略 宋昌圖

鄧先生元昌字慕濂。江西贛人也。爲諸生有文名。年踰冠。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遂棄舉子業。朔望陳五經及宋儒書拜之。每晨起。跪讀通書太極圖說。西銘三四遍。乃起靜坐。雩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之。先生喜曰。吾小友也。館之於家。昕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考。一日昌圖讀朱子或問首章。先生過廡下聽之。泣而拜。勦不能起。其子見之。趨掖焉。先生與昌圖相持而啼。謂昌圖曰。子年未二十。負志趣。願子勉卒之。毋蹈吾所悔。永爲朱子罪人。先生有長兄。瞽而頑。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瑣刻。每怒先生必長跽。

請罪得解乃起。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於先生曰：「感兄公之德，願畱守待兒之有立也。」先生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室。挾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課督之。先生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秉穗者累累。先生招之曰：「來。吾教汝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與汝穀。」羣兒爭昵趨之。始導以識字。既使諷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咸踊躍稱善。既卒穫。羣兒噪曰：「穫卒先生且歸。柰何有泣者？」自是每秋穫。羣兒則就學焉。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先生。」城南人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耶？」爭挽畱渴。進飲飢。進食市井間。見先生至。必肅立。端拱俟其過。乃敢列坐。云：「乾隆三十年卒。年六十八。」

姚鏡塘先生事略

潘 詒

姚先生學埭字晉堂一字鏡塘浙江歸安人性靜介讀書能實體諸身乾隆己酉舉於鄉遭父喪能盡禮嘉慶丙辰進士官中書母不樂居京師乃歸侍母母不許期滿任則歸戊辰夏擬乞終養適奉命主黔試歸道聞母訃痛不得躬養侍疾遂終身不以妻子自隨服闋獨行至京妻張有婦德蓄妾方氏年十七將遣侍京寓不許乃歸其父母方氏曰婦人從一者也吾有所從矣竟不嫁與張躬紡績以終先生獨居京師前後四十年若旅人之妻者衣食做陋然冠服未嘗不整其學以修己爲要每論事言必可行與潘布衣諮友善日求寡過以無玷古人從遊

者常滿室人至其居感然病其貧日就之乃知其樂嘗曰吾視百物皆有真趣又曰人必內自定始可應物在官惟恐曠職而恬退不務進取其不歸者母遺命也累遷兵部郎中治部事必慎毋欺既病不就寢日止衣冠坐有問者必起揖道光丙戌十一月病篤握布衣手曰人生獨知之地鮮無愧者我生平竭蹶竟如此止君亦就衰矣盡所得爲俟年而已遂坐瞑年六十有一

潘布衣名詒字少白會稽人少卓犖讀古人書不事制舉業好獨遊天下奇山水足跡踰數萬里入蜀居青城大酉適晉居藐姑射在江介居龍眠九華當入峽時舟敗身僅免守令使人饋

遺之不受也。讀書姑射山時，大吏欲識其面，不能致，則以計遇之。畱數日去，與長民者言，言愛人，與里老言，言耕鑿樹蓄，與士人言，言孝弟忠信。遇名下士，則告以實行爲首務，尤兢兢義利之辨。居惟一襪被，日兩蔬食，食有餘，則以給人之困者。自山西歸，弟子贄以金，皆不納。有數人潛與偕行，資金爲其母壽。抵越而後發，不可返，乃各取少許同抵家。其母怒曰：「汝見僧以如來像丐市者乎？吾其爲像也。」乃謝而盡散之。少好奇節，喜苟難，晚年遊燕趙，與姚鏡塘善，惕然知人生學問未有毫末，可有餘者。雖聖人亦僅無欠闕耳。故其於庸言庸行，惴惴若不足，常欲使天下人咸務本節用，治禮義，以稱國家教養之意，無負天地所

以生斯人之心。閒爲詩古文。超曠絕俗。居京師。上自公卿。下至
婦孺。無不知有潘先生者。然其所致力。實不在聲聞間也。著古
文八卷。詩五卷。常語二卷。桂林陳繼昌。嶽程恩澤等爲序而行
之。同時劉君傳瑩。字椒雲。漢陽人。道光十九年舉於鄉。官國子
學正。初慕顧亭林。閩百詩。顧景范諸先生。考古務精博。好爲詩
古文辭。尤究心輿地之學。顧體羸。善病。病作。輒廢食。又連喪婦
或勸其少休。君自苦彌甚。志益高。嘗曰。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
文章考證家。得其深者。亦足以澹外慕而自足。要不若義理之
學。自治其心性。超萬累之表。而無所挫。自是益反求諸身。不以
文學人自處。所爲日記。多痛自繩檢。二十八年夏。告歸。未數月。

卒年三十有一